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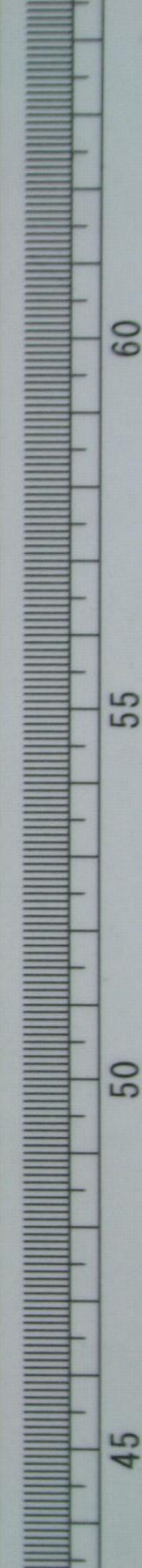
廿三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23





010190608897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刀林文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孝獻皇帝己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曹操就穀於安民。

據水經東

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濟水東亭北對安民山洪氏隸釋曰濟水逕須句城西水西有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曰按地理志須句城即今中都縣

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離心宜

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

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

紹蓋遣軍屯倉亭津 秋九月操還許。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

續漢書  
五行志  
食此  
從後漢  
書本紀  
及日本  
曆三時  
曆三時  
子月則  
魏志荀  
或傳以  
表因

通鑑卷第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1821-23



魏志武  
無紀擊  
下帝

御覽  
九事  
秋州  
立勳  
建流  
作生  
春人

蜀志楊  
戲傳然  
程季作  
注然贊  
公弘注  
都華注  
亦國華  
亦國華  
下為下  
同四有  
日樂問  
有音字

後漢書  
劉盆子  
民作夷

都等皆散備合龔都事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

其兵。使屯新野。水經注新野縣在安衆縣東南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

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坐臥離力智翻髀肉皆

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

悲耳。史言備志氣不衰所以能成三分之業復扶又翻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

海。豨叛操事見上卷三年豨許豈翻又音希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

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行下孟翻屬之欲翻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

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射而亦翻挑徒了翻儻可誘也。儻或然之辭誘音酉乃

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操神武。方

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為于偽翻豨乃許降。降戶江翻遼遂單身

上三公山。上時掌翻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遼詣操。操遣豨還。

趙躡圍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躡遂敗退。追

至江州。賢曰江州縣屬巴郡今渝州巴縣殺之。趙躡隨劉焉入蜀將以圖富貴而卒以殺身行險以微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也龐

羲懼。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畿。漢昌縣屬巴郡漢末分宕渠置索賓兵。

客翻賓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為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若遂懷

異志。不敢聞命。羲更使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節。說輸為于偽翻

汝為郡吏。自宜效力。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不義之事。有死不為。羲

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

之恩。大義然也。樂羊注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二年今雖羹祁以賜畿。畿啜之矣。

羲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為江陽太守。劉璋分犍為為江陽郡宋白曰瀘州之瀘川江安縣本江陽地

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牛夏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

至。卿九卿也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首式救翻為之請禱。

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

刑。治直之翻原赦也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魯以鬼道教民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

衆長知兩翻民夷便樂之。樂音洛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

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







達不動。左右引達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達郡吏非長吏也。以守絳故。自謂縣長吏。為于偽翻。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聞

將殺達。皆乘城呼曰。呼火。故翻。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

壺關。著土窖中。壺關縣屬上黨郡。著陟略翻。窖居效翻。掘地以藏粟之所。蓋以車輪。達謂守者曰。

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

夜往。盜引出達。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語牛。倨翻。曹操使司隸校尉

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時南單于呼厨泉居之。未拔。而援至。繇使新

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新豐縣屬京兆太守。說輸芮翻。為言利害。為于。偽翻。騰疑未決。

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新成三老。董公之言。曹公奉

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治直。吏翻。袁氏恃其

疆大。背弃王命。背蒲。妹翻。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

既事有道。陰懷兩端。謂既附曹公。又與袁氏通也。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

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

魏志注。道不紀。力不道。盡其有。下其紀。同車本末。

陸本折。作折。本折。云折。木斤。木切。破從。也。

傳及注。兵上。有。精字。

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

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

謂河東之兵擊之於內。而馬騰之兵擊之於外也。其執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

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

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鍾繇

曰。袁氏方疆。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

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

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言若退師避援。則關中諸將必叛。雖欲歸。亦不得而至也。且援剛

愎好勝。必易吾軍。易輕也。愎平。通翻。好呼到翻。易以鼓翻。若渡汾為營。水經注。汾水南過平陽縣東。

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

未半。繇擊大破之。戰罷。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

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鞬中出一頭。秦川記曰。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領

鞬居言。翻。盛弓矢器。繇見之而哭。德謝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

源道新興中陶三縣

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



也。卿何謝之有。南單于遂降。

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志張既傳曰：高幹及單于皆降，非也。

劉表

使劉備北侵。至葉。

葉縣屬南陽郡。春秋楚葉公子高之邑也。葉之涉翻。

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

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

裨將軍在偏將軍之下。裨

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

窄側。格翻。

山木深。不可追也。

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

退。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

任質任也。操蓋以此規孫權而觀其所以應之。

權召羣僚會

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

吳夫人權母也。

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

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

周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國於丹陽。漢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浸強。至若敖蚡昌封於汝。武王

文王奄有江漢之間。莊王以後。與中國爭盟。

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

父謂孫堅。兄謂孫策。六郡會稽、吳、丹陽、豫章、廬陵、廬江也。

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

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

質音致。下同。

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

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

南面稱孤同哉。

建安十三年。操自荊州東下。約孫權會獵。時周瑜未至。魯肅說權其意亦與此同。從才用翻。乘繩證翻。

不如

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

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

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瑜之言。不悖於大義。魯肅呂蒙輩不能及也。焉於

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

周瑜字公瑾。孫策字

伯符。瑾渠客翻。

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

考異曰：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袁紹傳。又魏志紹傳云：譚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二月至九

月至二月。

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

至鄴。收其麥。

考異曰：范書紹傳曰：尚逆擊破操軍。今從魏志紹傳。諸葛孔明所謂偪于黎陽時也。必有破操軍事。魏人諱而不書耳。

余謂此適丁歷

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

適丁歷

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

謂辛評郭圖等附譚。審配等附尚也。

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

心生。不如南向荊州。

荊州劉表

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

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

魏志李  
典傳云  
野人鉅  
山陽鉅  
野人鉅

吳志周  
瑜傳注  
揚於南  
至海下  
海四南  
綱目末  
事本末  
同



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鎧可亥翻。敗補邁翻。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

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

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

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于門外。鄴城門外也。譚敗。引兵

還南皮。南皮縣屬勃海郡。賢曰。今滄州縣。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宋曰。縣道記云。景州之南皮。在郡東六十里。南皮縣北有迎河。河之北有故皮城。是後漢勃海郡所理。與郡理城南北非遠。中隔迎河故瀆。別駕北海王修。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

漢青州刺史治臨菑。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

斷其右手。斷丁。管翻。曰。我必勝。其可乎。夫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

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問古。莫翻。塞悉則翻。

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

將劉詢起兵。潔陰以叛。譚潔陰縣屬平原郡。應劭曰。潔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賢曰。縣在潔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

音他答翻。諸城皆應之。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王修

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弄

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漢末樂安國除。

秋八月。操擊劉表軍于西平。西平縣屬汝南郡。從郭嘉之謀也。袁尚自將攻

袁譚。大破之。將即。亮翻。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前書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

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遠難。不

適讎國。左傳。公山不狃之言。難乃且翻。交絕。不出惡聲。史記。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况忘先人

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表與袁紹同盟。好呼到翻。遺于下同。

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曰。段不弟。書曰。象傲。尚據冀州。故稱之。仁君當降志辱身。

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又與

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金能勝木。然執柯伐柯。非木無以成。金斷削之利。水能勝火。然水在大上。下火無以成。水烹煎之功。此類非一。可以繫推也。青州天性峭急。

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卒子。恤翻。事定之後。乃議曲直

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譏誚之言。誚才。笑翻。况我

通鑑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綱目有方

魏志無傳  
故傳無字  
本字無十  
百無傳  
字有傳

同盟復能勦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韓盧者天下之狡兔也東郭後者天下之狡兔也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敵眾恐秦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譚尚皆不從辛毗至西

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眾心使二

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謂能為曹操患也難乃且翻今兄

弟邁惡。邁當作構或曰邁遇也謂以惡相遇也其執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

則難圖也。謂譚尚若并於一則能專力以禦操其執難圖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

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敵辛毗

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語牛居翻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

必可克不。不讀曰否毗對曰明公無間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

氏本兄弟相伐非謂它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問能

工其翻言袁氏兄弟相攻其初計不謂它人能乘其間乃謂并青冀為一則可乘其以定天下耳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

知也。言其執窮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譚字顯思尙字顯甫此力竭也。兵革

敗於外謀臣誅於內。謂逢紀田豐等死也兄弟讒閱。閱警激翻也狠也辰也國分為

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飢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

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

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

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秋葉易隕况遇迅風乎天以

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樂音洛國未有釁仲虺

有言取亂侮亡。見尙書孔安國註曰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

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

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歲熟曰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

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

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觀毗之言非為譚請救也勸操



魏志高平

以取河。操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

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

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操本有伐尚因

復有誘曠翔之事乎。聘其女為子婦。以安之。所謂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

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丹陽豫章廬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

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呂範傳止云鄱陽孫權傳則有會盪寇中郎

將程普。討樂安。孫權始分豫章立鄱陽郡。盪寇中郎將權所置也。建昌都

尉太史慈。領海昏。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建昌縣。屬豫章郡。孫策以

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劇縣也。甚也。言其地

劇之甚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萬餘人

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會工外翻。復如字。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袁尚在鄴。操將

班志曰。淇水至黎陽。入河。曹操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二月。袁尚復攻袁

譚於平原。復扶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淇水。水經

出上黨。注氏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蘇由欲為內應。謀泄。出犇操。操進

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

道。武安縣屬魏郡。唐洛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

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裴松之曰。沮音蒞。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

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易陽縣屬趙國。涉縣蓋漢末分上黨

焉。北齊廢涉縣。入刈陵縣。隋唐復置涉縣。宋白曰。涉縣因縣徐晃言于操曰。二

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

範岐皆賜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求助。操拜平北將軍

圍城。周回四十里。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拔。故鑿初令淺。示若

晉志曰。四平止于喪亂。時以河北未平。授以此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

號。及晉以後。征鎮安平。以次進。號帥所類。

圍城。絕其內外。以久困之。甄七詭翻

甄七詭翻

吳志孫

此從魏

宜翻注

漢書卷之六十四



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

廣古曠翻。深悉禁翻。度之。

廣深也。後放此。引漳水以灌之。

水經注。漳水過鄴縣。西魏武場以圍鄴。

城中餓死者過半。秋

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

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伯之類。問事杖。問事所執杖也。著直。

自著平上幘。

幘有額題。其額却探施中。連題却覆之。平上幘者。其上略翻。晉志引漢注曰。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冠

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文吏服介幘。武吏服平上幘。著陟略翻。

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

圍。循表而東。

表圍城所立標表也。騎奇寄翻。

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

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

鄴城有七門。正南曰章門。亦曰中陽門。

復責怒守圍

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

不先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圍亦不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計固指從章門入也。復扶又翻。下同。配等見孚悲喜

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探知其復出。非不欲嚴為之防也。審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

魏心賞得復下有注

門並出降。

鄴城南面三門。曰鳳陽門。中陽門。廣陽門。簡別彼列翻。降戶江翻。下同。

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

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

不如避之。

兵法曰。歸師勿遏。

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

此成禽耳。

從大道來。則人懷救根本。不顧勝敗。有必死之志。循山而來。則其戰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同力致命之意。操所以料尚者如此。兵法所謂觀敵之動者也。

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

營。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

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懇遣使求降。操

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

陳壽魏武紀作祁山。袁紹傳作滏口。范史志紹傳。還走滏口。范書作藍口。今從魏武紀。操復進圍之。

延。張顛等臨陳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

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

日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

幽州謂袁熙也。配以此安眾心。可謂忠勇。

御覽引延英



矣巡行長圍也配伏弩射之。幾中射而亦翻。幾居配兄

子榮為東門校尉鄴城東門曰建春門。七門之名。蓋皆石氏所命也。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

操兵內讀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

往。欲解之。已悉為配所殺。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

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

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言殺生由曹有頃。操引

見。謂配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謂射操

少詩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

終無撓辭撓。奴教。翻。曲也。而辛毗等號哭不已。遂斬之。冀州人張

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審配字卿竟何如我。配

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行刑。叱持

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袁紹下士。能盡死以效節者。審配一人而已。我君在北。謂袁尚已北奔也。操

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稟

食之。勞力到。翻。繒。繒。稟。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

則方面何所可據。輯。稱也。集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

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踐狄之衆。南向以爭天

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

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冀州。漢置。治鄄城。魏領之。操領之。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

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牽。姓。招。名。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

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說。論。十。幹。不。從。招。乃。東。詣。曹。操。操。復。以。

為冀州從事。又辟崔琰為別駕。操謂琰曰。昨察戶籍。可得三十

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左。傳。

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

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此。操。之。所。以。重。崔。琰。而。許。攸。

恃功驕慢。鳥。巢。之。捷。計。出。于。攸。故。恃。其。功。嘗。於。衆。坐。呼。操。小。字。曰。某。甲。

張。松。之。曰。操。一。名。吉。利。小。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沉。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杜。預。注。曰。尋。用。也。

冀。方。蒸。庶。暴。骨。原。野。

亦。不。能。不。害。崔。琰。也。

許。攸。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一。名。吉。利。小。

魏志  
有傳  
致首



日某以  
下係胡  
注漢書  
天文志  
十一月  
此取本  
紀下同  
字衍二

字阿瞞曰某甲者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  
隱其辭坐臥臥翻

樂樂音洛後竟殺之。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南方東井八  
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

天之亭侯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李浦內翻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州刺史為  
復叛張本降戶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之復扶又略取甘陵。

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故安縣屬涿郡賢曰故  
城在今易州易縣南從袁熙譚悉取其眾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

女還然後進討袁尚破走操  
於是始討譚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  
南皮臨清河而屯水經清河過  
南皮縣西操入平原略定諸縣。曹操

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  
况王于藏印綬於武庫遼東郡之  
武庫也是歲度卒子康嗣位以永寧鄉

侯封其弟恭操以牽招嘗為袁氏領烏桓牽姓招名袁紹先嘗時招  
為督軍從事兼領烏桓突遣詣柳城撫慰烏桓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袁譚又公孫康

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峭王大會羣長烏桓部落各有君長峭  
七笑翻使疏吏翻長知

兩忠亦在坐坐才臥  
翻下同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

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

來復扶  
又翻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

間違錯天子命違異也背  
也錯乖也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

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

餘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濊音穢貊  
莫百翻當今之執彊者為右曹操

何得獨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孔安國尚書  
注曰允信也翼戴天子

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嚚魚巾翻左傳曰不  
道忠信之言為嚚今恃險遠

背違王命背蒲  
妹翻欲擅拜假侮弄神器威福帝王  
之神器方當屠戮何敢

慢易咎毀大人大人謂曹公  
易音以鼓翻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

魏志  
無上  
餘傳

案姓  
名四  
字

通鑑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十一



翊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宛陵

京城即漢吳郡丹徒縣也孫權自吳徙居之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余謂此京取爾雅

丘絕高曰京之義宛陵丹陽郡治所屬覽戴員盛憲之

黨也嬌俱為翻姓也舜居嬌汭其後因以為氏員音云覽員復殺之又翻遣

人迎揚州刺史劉馥

馥曹操所用也

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

歷陽與丹陽隔江使馥來

屯以為聲援

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悔

日一盡也給蕩亥翻

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

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

語牛

高嬰涕泣許諾密

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

待養謂侍翊左右而厚蒙給養者

到晦日

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

悽悲也痛也愴傷也音初亮翻

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

覘丑廉翻又丑

徐氏

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

二君可起

呼火

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

縗經

復著縗經也

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

椒丘還

椒丘在豫章至丹陽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其餘賞賜有差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眾屯京城權引軍歸吳

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

孫權能用人以保

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

曹純曰今縣師深入

純仁之弟也

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

喪威

喪息

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

桴音

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

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

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

降戶

操即使孚往入城

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

李孚小才也挾才以求

知非懷才以待聘者也

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

郭圖審配各有黨附交關譚尙使尋干戈以

報為不爽矣

袁譚使王修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

號戶刀翻

遂詣曹操乞收

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

焉於虔翻

十二

字疑武據

吳志孫觀下有注

傳字大有注  
字案原使大  
文皆通單  
鑑徐後徐  
改則此徐  
亦當加此  
氏當此  
亦當此  
日徐當  
作使當







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灑。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高幹據并州。馬騰韓遂等據關中。往來交通。皆由河東。故曰要地。君為我舉賢才。以

鎮之。為于偽翻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漢末分金城置西平郡勇足以當難。

難乃且。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鍾繇促王邑交符。

交郡。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河北縣屬河東郡。宋白曰。陝州平陸縣。本漢大陽縣地。後漢改為河

北。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水經注。河水東過陝縣北。河北對茅城。謂之茅津。亦謂之陝津。陝式再翻。杜

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

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

固等執專。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

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

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斷丁亂翻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

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郟津度。水經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河水

於此有郟津之名。郟音竇。范先欲殺畿。畿以威眾。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

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

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

仰牛。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

丞事。領功曹。既以為都督。又令行郡丞事。又領功曹也。都督掌兵。丞貳太守。守於郡事。無所不關。功曹掌選舉功勞。陽以郡權悉與之也。將校

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將即亮翻。校戶教翻。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

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眾情必擾。不如徐

以賞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以賞募兵。則郡計不足以繼。故得兵甚少。畿又喻

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掾俞絹翻急緩召之不

難。固等惡逆眾心。惡烏路翻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

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白騎。張白騎之眾。相聚為賊者也。垣。縣屬河東郡。東字衍。續漢志。垣縣注云。山在東。

狀如垣。蓋此時已有東垣之名。騎奇寄翻。高幹入濩澤。濩澤。縣屬河東郡。賢曰。今澤州縣。師古曰。濩音烏。號翻。畿知諸縣

附己。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將即亮翻。堅壁。壁壘之最堅者。吏民多舉

通鑑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十三

魏志張

魏志張

魏志張

魏志張



城助畿者舉城謂舉屬縣城也比數十日比必寐翻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

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

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

赦之於是杜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治音直民有辭訟畿為陳義

理遣歸諱思之為音于偽翻諱音丁計翻審也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

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校戶教翻舉孝弟弟讀修戎

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為曹操因河東資實以平

關中張本杜畿之子為杜恕恕之子為杜預其守河東觀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余竊謂杜氏仕于魏晉累世貴盛必有家傳史因而書之固有過其實者秘書

監侍中荀悅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秩六百石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

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言恭己南面而已政事無所預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後世遂以

政在強臣己無所預為恭己舜之恭己果如是哉悅志在獻替獻可替否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

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屏必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

放越軌奢敗制壞音怪敗補遺翻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宣文教以章其

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

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

志是謂養生此說萬世不可易也樂音洛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書云無稽

之言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眾心蕩謂動之也以詐偽動之則人之心亦必

動於詐偽以應其上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

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

形也桎之日翻梏工沃翻撲普卜翻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推吐雷翻

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

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管仲相齊桓公作內政以寄軍令有事則用之

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

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

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

通鑑卷之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掛讓。而海內平矣。荀悅申鑒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過於或攸。至于揣摩天下之執。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悅未必能也。曹操奸雄。親信或攸。而悅乃在天子左右。悅非比於或攸。而操不之忌。蓋知悅但能持論。其才必不能辨也。嗚呼。東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稱。而或攸以智略濟。荀悅蓋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僅見于此書。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尚論其世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于漢室。而有補于天下國家也。獨吉玄翻。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七 起柔兆閏茂盡著 雍困敦凡三年

孝獻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李蒲內翻

曹操自將擊高幹 將即亮翻留其世子丕

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 降戶高幹

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犇荊州 騎奇寄翻欲奔

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 上洛縣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曉關在縣西北故置都尉劉昫曰言縣在洛水之上故

并州悉平曹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



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張亮翻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兵

家擁衆。各爲寇害。謂諸豪右擁衆自保者習到官。誘諭招納。誘音西皆禮召

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

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

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名王即匈奴諸部王也。降戶江翻稽音啓服事

供職。同於編戶。編聯次也。編于民籍。故曰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

行禁止。令之則行。禁之則止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

長知習乃貢達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

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爲縣長。緯于貴翻。長知兩翻後皆顯名於世。初山

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仲長複姓。過工禾翻幹善遇之。訪以世事。

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材。好士而不能擇人。好呼到翻所以

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自以爲多才也不悅統言。統遂去之。幹死。荀彧

舉統爲尚書郎。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六人。主作文書起草。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著論曰。昌言

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治直吏翻。分扶問翻無天下之分。故

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角競也。校也形不堪復

伉。復扶又翻。伉口浪翻。敵也。街勒也。繼羈也。繼息列翻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賢曰

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

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

賁音奔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

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左傳。泄治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杜預曰。宣示也

上下同惡。荒廢庶政。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

也。說讀曰悅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

斷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一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一

漢紀五十一

漢紀五十一

漢紀五十一

漢紀五十一

漢紀五十一

漢紀五十一



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

讐也。至于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

疾邪。沈持林翻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左傳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天道

常然之大數也。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

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置雍州雍於用翻州兵討誅之。猛。奐之子也。八月。曹操東討

海賊管承。至淳于。淳于縣屬北海國賢曰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遣將樂進。李典。擊破之。

承走入海島。昌豨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豨許豈翻又音希豨降見上卷建安六年復扶

又。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為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

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容光武帝子琅邪孝王京之雲孫也容薨國絕今復立其子齊光武兄武王縵之後北海縵

少子靖王與之後阜陵光武帝子質王延之後下邳明帝子惠王衍之後常山明帝子頃

王炳之後甘陵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之後濟陰明帝子悼王長薨而無子國除久矣據

范史當是濟北章帝子惠王壽之後亦以是年國除平原和帝子懷王勝始封薨而無

子以河間王開子翼繼之翼廢為蠡吾侯子志立為桓帝復以帝兄碩為平原王奉翼

後至是國亦除八國皆除而獨立熙繼琅邪者容先遣弟遜至長安貢獻操時在東

郡邈盛稱其忠誠操以此德容故為容立後除八國者漸以弱漢宗室也濟子禮翻

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

武帝紀  
于桓紀  
烏單

魯志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妻七細翻遼西烏桓。蹋頓。尤彊。蹋徒臘翻

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數所角翻欲助尚復故地。曹

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操紀云鑿渠自呼沱入泲水名平虜渠又從河河口鑿入泲河名泉

州渠以通海泲音孤洶音旬賢曰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

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說文泲水出雁門峻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注洶水出

右北平無終縣西山西北流過平谷縣而東南流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

曹操所鑿也渠東至海陽縣樂安亭南與滯水合而入于海泉州平谷二縣皆屬漁陽

郡賢曰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海陽縣屬遼西郡後相維翻孫權擊山賊麻保二屯。平之。水經注

陸口而東左得麻屯口南直蒲圻十一月。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

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九域志鄭州有萬歲亭或所封也三月。

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

止。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

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說輪丙翻萬一為變。

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

武帝紀  
封大創







作埋

御覽同後兵國  
指漢部作書同  
通鑑大注所  
案漢志注  
白檀縣志  
郡平陽也  
北平非也  
以國異云  
鮮卑之丸  
於平右傳  
北平之丸  
延非能之  
其抵能之  
臣代能之  
則代能之  
右丸代能  
也北平非

近八月秋  
疑脫秋  
御覽無  
本紀康  
殺尚康  
係此十  
武帝紀  
紀武帝  
下紀武  
字有康

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

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復扶虜候騎見之。誠

以為大軍去也。騎奇操令疇將其眾為鄉導。將即亮翻上徐無

山。史記正義徐無山在右北平徐無縣西北徐無山即田疇所保聚處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

平岡。涉鮮卑庭。白檀縣屬右北平郡宋白曰白檀故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此時鮮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蓋慕容廆之先也塹七艷翻

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

班。樓班丘力居之子也右北平單于曰烏延。能臣將

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注白狼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烏丸傳逆戰于凡城則白狼山蓋在凡城

卒與虜遇。卒讀眾甚盛。操車重在後。車重則輜重重直用翻被甲者少。左

右皆懼。被皮義翻少詩沼翻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

前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降

遼東單于速僕丸。速僕丸即蘇僕延語有輕重耳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

康。其眾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

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

乃先置精勇于廄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

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

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操

梟尚首。梟古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牽招

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

諫者。科條也。問前諫者科具其姓名也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

孤前行。乘危以徼倖。徼堅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

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冬十月辛卯。有

星孛于鶉尾。蔡邕曰。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於辰在巳。曰。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謂之鶉尾。於辰在巳。乙巳。

黃巾殺濟南王贊。賢曰。贊河間孝王開五代孫。靈帝立其父康為濟南王。以奉孝仁皇祀。濟子禮翻贊於倫翻十一月。

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郡那樓。皆來賀。師還。論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十一







陽國志  
同國志  
傳險作  
國治作  
網目治

君張松法正之徒雖未與亮交際亮固逆知之矣將軍既帝室之胄胄裔也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好呼到內修政

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規畫定于胸中儻非其人未易與之言

也治直吏翻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好呼到關羽張飛不悅備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魚有水則生無水則死願諸君勿復言

復扶又翻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

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孔觀

明獨拜德公於牀下孔明所以事德公者為何如邪德公初不令止德公所以自居者為何如邪德公於是不可及矣德公從子統少時

樸鈍未有識者從才用翻少詩照翻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

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司馬徽字

操德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弟選舉

故不以實策免之操以溫辟其子丕而免之駕言選舉不以實耳考異曰獻帝起居注在十五年范書帝紀在十三年按是年罷三

麻統傳  
注水鏡  
作水鏡  
網目作  
水鏡

公官溫不至十五年也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鄴城有玄武苑操鑿池其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寧走荆州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表儒人

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并受其禍聚而

其禍必至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

夏口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或曰魯口水經注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

江然則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口以沔水得名曰魯口以魯山得名實一處也其地

在江北自孫權置夏口督屯江南今鄂州治是也故向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

沔口賢注亦謂夏口成在今鄂州於是相承以鄂州為夏口而江北之夏口晦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畜許六孫權擊祖祖

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姓譜備康叔支子為寧善射將兵

在後射殺操射殺之射而亦翻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

督蘇飛數薦寧數所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

為邾長邾縣屬江夏郡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於此賢曰邾故城在今復州竟

寧遂亡奔孫權邾縣東飛蓋開其奔吳之路也長知兩邾宋白曰黃州漢邾縣也

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五年寧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據退言之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



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謂在吳之西。據上流之形執。寧觀劉表。慮既不

遠。兒子又劣。言又弱於表也。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言若不先圖劉表。必為操所圖也。後戶遼翻。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頓壞也。左傳甲兵不頓。頓

讀曰鈍。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楚關。扞關也。蜀伐楚。楚為扞關以拒之。故曰楚關。大執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坐祖臥翻。難乃旦。翻業業危懼之意。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

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言固有攸當者。張昭不得以彊辭距也。守式又翻。權舉酒屬寧曰。與霸。甘寧字與霸。屬之欲翻。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

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昭為權長史。權之此言。既以獎甘寧之氣。又以

全張昭之體。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長知兩翻。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釋名曰。船狹而

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挾守沔口。以楸閘大縶。繫石為碇。楸閘。樓欄也。郭璞曰。落碇也。中作器索楸卑。盈

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縶。乘大舸。將即亮翻。被皮義翻。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者謂之艦。舸嘉我翻。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

斷兩縶。斷丁管翻。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蒙自別部司馬。以功為平北都尉。勒前鋒。親梟就首。梟。擊也。

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傅。讀曰附。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挺身。拔也。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

祖及蘇飛首。盛時征翻。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舊恩。謂薦而不用。又開之。使奔吳也。為于偽翻。下同。寧不值飛。固已捐

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亡。謂若爾。爾猶言如此也。

通鑑卷六十五



武帝紀  
官以下  
十二公  
在六月  
上此從

御覽  
官部  
魏志  
於字

御覽  
下人  
作字

典無  
字起  
有非  
是字  
其無

蜀志  
起傳  
蜀人  
作注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八

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

統不得讐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

相御史大夫。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哀帝元壽二年，以大司馬大

丞相事權出于一矣。癸巳，以曹操為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

為丞相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為丞相東曹掾。元城令

河內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法曹議

令史。別駕從事，州牧行部，則奉引錄衆事。漢制，公府西曹掾主府史署用，東曹掾主

創置也。法曹主郵驛科程事。時公府諸曹皆置議令史。元城縣屬魏郡。毓，植之子也。琰玠並典選舉。其所

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

敦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行下孟翻，冲謙虛也和也。由是天下之士莫不

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

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長知兩翻，朝直遙翻。吏潔於上，俗移

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復扶

司馬懿少總達，多大略。少詩，照翻。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

允，剛斷英特。斷丁亂翻。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痺

至翻，濕病也。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司馬懿始此。操使張遼屯長社。臨

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

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

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將即亮翻，陳讀曰陣。有頃，皆定。即得首

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

不協。共相與也。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晉職官志曰：四鎮通于柔

遠蓋漢末始置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讐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

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

令釋部曲還朝。說輸，丙翻。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為變，乃移諸

縣，促諸侍。侍直，里翻。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發而東，入朝也。操表騰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八



為衛尉

考異曰。典略曰。建安十五年。徵騰為衛尉。按張既傳。曹公將征荊州。令既說騰入朝。蓋三字誤為五耳。

以其子超為

偏將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鄴。

為後十七年。族騰張本。

秋七月。曹操南

擊劉表。

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郝慮為御史大夫。

郝丑。指翻。姓譜。郝為

高平望姓。壬子。太中大夫孔融奔市。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言其論議抑揚。有所偏重也。若徒浪翻過也。

多致乖忤。

忤。五故翻。

發辭偏宕。

言其論議抑揚。有所偏重也。若徒浪翻過也。

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

融又上書。宜準古王

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

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鄭玄曰。畿限也。千里寰內。不以封建。則操不可以居鄴矣。故憚之。

融與郝慮有隙。慮承

操風旨。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

軍師祭酒。軍謀祭酒。皆操所置。

奏融。

昔在北海。

建安初。融為北海相。

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及與

孫權使語。謗訕朝廷。

使。疏。更翻。

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

賢曰。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禰乃禮翻。

更相贊揚。

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

生。復扶。又翻。

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

兆脂習。與融善。

脂。姓也。魏略。脂習字元升。後為中大夫。

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

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

孔融字文舉。舍。讀曰捨。

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初劉表二子。琦。琮。

宜翻。琮。祖宗翻。

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

為于。偽翻。

惡鳥。路翻。表妻弟蔡瑁。

瑁。莫報翻。外甥張允。並得幸于表。日相與毀琦而

譽琮。余。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

高樓。因令去梯。

去。羌呂翻。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

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

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譖。自縊而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驪姬之讒。出奔。獻公卒。後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重直。龍翻。

琦

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

守。

夏戶。雅翻。表病甚。琦歸省疾。

省。悉景翻。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

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

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

重。直用翻。非孝敬之道。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九

魏志表傳下有



心字重  
取後漢

何部  
後漢書  
全上  
保字

足上  
誠字  
蜀志  
主傳  
大字

一難  
顯上  
六言  
顯字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

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韓喪作難。難乃會曹操軍

至。琦奔江南。按劉備敗于當陽濟沔與琦會然後到夏章陵太守蒯

越。四親國廟在章陵及東曹掾傅異等勸劉琮降操。降戶江曰。逆

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

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當如字言三者皆

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

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

迎操。考異曰。范書陳志表傳皆云韓嵩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

表受之於漢。亦說琮降。按嵩時被囚。必不預謀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

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樊城在襄陽

也。唐為襄州安養縣。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

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

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語牛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劇

也。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斷丁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臨別

復殺卿輩。復扶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

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無父曰孤。遺棄也。言父母弃之而去

遺。為孤背信自濟。背滯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

將其眾去。過襄陽。將即亮翻。過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

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必寐翻當陽縣屬

郡。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重直用翻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

乘船數百艘。艘蘇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江陵

所治。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被皮義翻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

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弃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難乃執偪

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說輸 芮翻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

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徼一 遙翻

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使琮用威言 操以 操其殆哉

江陵有軍實。軍實糧諸 器械之類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重直 輕軍到襄 用翻

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

於當陽之長坂。當陽長坂。在今荆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荆州記云。當陽 縣東。有櫟林長坂。宋白曰。漢當陽舊城。在今縣北。春秋傳。楚伐 糜。穎容釋例曰。糜。當陽也。孔穎達曰。破者曰坂。 破彼寄翻。又普羅翻。李巡曰。破者謂高峯山坡。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

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

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

十騎。拒後。拒後即古 之殿也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瞋 七

人翻。自此迄于梁陳。士大夫 率自謂曰。身張飛字益德。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

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趙雲字子龍 趙讀與擿同頃之。

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

夏口。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

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因韓嵩事見六十 三卷建安四年待以交友之禮。使條

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先

為尚書。鄧羲為待中。荆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

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漢即河也。漢 書地理志注

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河。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如淳曰。漢中人謂漢水為河水。師

古曰。漢上曰河。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

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于今興元之西縣。蟠冢

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

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微外。徑階沔州。與嘉

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軍。利劔。閬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聘乃詣

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荆州。以奉國家。荆州

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

而計不在己。以至于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音歔

魏志在文

後漢書 先作光 魏志 有令字 同

下字注 下字注 其下注 下字注 同

御部引 蜀志無 已字 下字注 四下字注

一木荆 州上有 三盛字 之

操字疑



趙殺鳴犢。仲  
卿真

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為江夏太守。初袁紹在冀州。遣使

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姓讚和本義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以為冀州士平民彊。

英桀所利。不如荆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易以遂從劉表。表以

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辟讀昏世之主。不可

贖近。近其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陽劉望之

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

投傳告歸。傳株望之弟虞。謂望之曰。虞逸職翻。又羊至翻。趙殺鳴犢。仲

尼回輪。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丘之

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

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

而况乎丘。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柳下惠為士師。三

哉。乃還。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柳下惠為士師。三

宜模范蠡。遷化於外。謂范蠡去越而扁舟五湖。卒居坐而自絕於時。

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復扶虞犇揚州。南陽韓暨。避袁

術之命。徙居山都山。劉表又辟之。遂遁居孱陵。山都山在南陽郡

武陵郡。後劉備改曰公安。賢曰。孱陵。山都縣。孱陵縣屬

東裴潛。亦為表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子粲。及河內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王于乃欲西伯自處。處昌其敗無日矣。遂

南適長沙。於是操以暨為丞相士曹屬。丞相府有戶曹。賊曹。兵曹。鎧

三曹。蓋丞相府有戶曹。賊曹。兵曹。鎧潛參丞相軍事。漢三公用兵。故丞相府置參軍事。職官分紀。洽。虞

粲。皆為掾屬。漢公府。並有掾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曹比三百石。其屬比二

十芝為管令。管縣屬濟南郡。應劭曰。管音姦。考異曰。粲傳曰。太祖置酒漢濱

用名士。皆至江陵。後所為不得更置酒漢濱。恐誤。從人望也。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初

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

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

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謂有附琦者。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

通鑑卷之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魏志和  
洽下有利  
戰之四  
目同

劉厚傳  
懼下有

一本操  
下有  
曹一本  
皆作餘  
魏志司  
馬芝傳  
令作長



梟豎堯翻前書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

曰梟言最勇健也有限謂備欲殺操不遂也 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

能用也 惡鳥 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

到好呼 如有離違 離違言人有離 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

命用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 勞力到

同 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治直 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

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

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 比必 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

與備會于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

備曰豫州今欲何至 備先為豫州 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

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

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 荆州在西吳在東 而欲投吳巨巨

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

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 諸葛瑾字子瑜

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住止軍也水

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也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郡國志

鄂縣屬江夏郡孫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壽昌軍是也通鑑以為孫權所改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

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 柴桑縣屬豫章

於江南即此柴桑縣地也今江州 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

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

矣 杜預曰芟刈也夷殺也芟 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

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 量音良處 若能以吳越

之眾與中國抗衡 衡以取平上下相 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

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

計事急而不斷 斷丁 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事見十一卷漢

諸葛亮傳共綱末紀陸本下字







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貴之自靈

從吏卒交游士林

士林多士之林謂京邑大都四方賢士所聚也

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

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

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

瑜已受命出使蓋行未遠也使肅吏翻番滯何

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相息亮翻將軍以神武

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

業英雄之士猶樂其業言無它志也樂音洛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

為于偽翻去穢為于偽翻去

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

為于偽翻下保為同今北土未

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

爭衡舍讀曰捨北人便於鞍馬南人便於舟楫言操舍長就所短今又盛寒馬無藁草

說文曰禾莖為藁音工老

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

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

萬人進住夏口

前書地理志曰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水水經注曰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羨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即其地

所謂漢口也祝穆曰夏口一名魯口似指漢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而章懷太子亦謂夏口成在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為夏口蓋本在江北自孫

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

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

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

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言欲斬之也復扶又翻乃罷

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

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

謂迎操之議也憚之涉翻

今以實校之

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將即亮翻所得表眾亦

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言新附之人心懷狐疑未

能出死命而為之力戰也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

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

秦松字文表元恐當作文

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

耳子敬

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卒讀曰粹已選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十一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張言水步  
俱下子  
俱言表  
之通印  
建安二  
十四年  
亦載文  
表

先主  
下見  
紀事  
皆未  
同

傳注  
作異

周操  
然觀  
有字  
御覽  
漢部  
書同

去上  
疑  
周操  
字  
周操  
字  
周操  
字

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

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辨之者誠

決謂能辨操則誠邂逅不如意不期而會曰邂逅謂兵之勝負或有不如本心之所期者也便還就孤

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

操將即以魯肅為贊軍校尉使之贊軍謀因以為官稱助畫方略。劉備在樊

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邏郎佐吏望見瑜船。馳往白

備。備遣人慰勞之勞力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委弄也儻能

屈威謂能自屈其威而來見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

深為得計。戰卒有幾躬古我翻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少詩瑜曰。

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

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過音戈詩云不我過杜甫詩吟詩許見過皆從平聲備深

愧喜愧者自愧呼肅之非喜者喜瑜之整也進與操遇於赤壁水經注江水自沙羨而東右逕赤壁山北郡縣志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丘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

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丘今巴陵。時操軍眾已

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

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

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艘蘇曹翻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

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走舸船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

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先以書遺操遺于詐云欲降降戶江

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著直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

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與

張知亮翻。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

雷盧對翻。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華容縣屬南郡從此道可至華容縣也杜佑曰古華

容在竟陵。遇泥淖道不通淖乃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艸填之。騎

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羸倫劉備。周瑜。



震綱本目作進  
陸事本本紀  
同本本本皆未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十七

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橫野大將軍。光武以命王常。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折衝將軍始此。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眾。與曹仁隔江。

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

肅。舉軍降。先取夷陵。則與益州為鄰。故肅舉軍以降。襲姓肅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

將呂蒙。橫野本將軍號。以資序未至。故為中郎將。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

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

救于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

績於江陵。凌統字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

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于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

將士形執自信。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

圍合肥。合肥。曹孫置揚州刺史治焉。時刺史已移治壽春。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一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喜救合肥。權聞喜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又陳矯傳云。陳登為權所圍于匡奇。

武帝紀

令矯求救於曹操。而先賢行狀云。登為策所圍。按策始欲攻登。未濟江。已為許貢客所殺。吳書云。權征合肥。命張昭別討匡奇。於時陳矯已為曹仁長史。又陳登年三十六而卒。必已不在。不知登之被圍。果在何時也。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此古當塗縣也。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

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

萬口。歸備。帥所類翻。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軍師亦古將軍號。曹操初置軍師祭酒。而備置

軍師中郎將。皆以一時軍事。創置官名也。然軍師祭酒。止決軍謀。中郎將則有兵柄。亮後又進軍師將軍。使督零陵桂陽長沙

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調徒。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

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

主簿楊修。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

相結。璋從之。為後十六年璋迎備張本。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

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弄

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十八

先主傳  
注不蕩  
有節操  
字四治



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

事見上十二年

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

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

復扶又

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

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

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博議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獨吉縣翻。下遐稼翻。

世子

不以疇同於子文辭祿

國語闕且曰。楚成王聞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

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申胥逃賞

左傳乃出。大敗吳師。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

遂逃。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爽。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

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搢初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

負義逃竄之人耳。謂不能為劉虞報讐。自竄於徐無山也。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

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

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

武劔涕泣橫流。惇具以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與倉

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未成人而死曰殤。生未為配偶而死合葬。故曰非禮。原之所以自

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

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焉於操乃止。孫權使威武

中郎將賀齊。虞預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安帝時為侍中。避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討丹陽黥歙賊

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魏氏春秋曰。丹陽郡黥縣。有林歷山。歙縣亦屬丹陽郡。師古曰。黥音

處。夜以鑊戈。拓山潛上。上時掌縣布以援下人。縣讀曰懸。援于元翻。引也。得

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

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為新都郡。權分歙縣為徙新新定休陽黎

陽并黥為六縣。置新都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宋改徽州。以齊為太守

通鑑卷六十五 魏紀五 卅七

田疇傳 令書下有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八

起屠維赤奮若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自赤壁還也孫權圍合肥久不下

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兵凶器戰危事前書龜錯之言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以權在軍中故稱麾下

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

主將之宜也將即亮翻願抑賁育之勇賁音奔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

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







失或多

格正也。據俞絹翻。

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

著陟。略翻。乘好車者。謂

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做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汗辱

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

朝直遙。謂殮。昆翻。熟食曰殮。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中者正道。庸者常道。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今崇

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

檢束也。檢柙也。概與槩同行。下孟翻。下同。

勉而為之。必有疲

瘁。

瘁秦醉翻。

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論語載孔子之言。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執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

世。

管仲富擬公室。築三歸之臺。塞門反坫。鏤簋朱紘。桓公用之。而霸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書堯典曰。明明揚仄

舉也。

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冬。曹

操作銅爵臺於鄴。

水經註。銅爵臺在鄴城西北。因城為之高十丈。有屋百餘間。

十二月己亥。操下

令曰。孤始舉孝廉。

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

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

人之所凡愚。

恐時人以凡愚待之也。

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

去穢。

操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汗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姦宄逃竄。境內肅然。濟子禮翻。去羌呂翻。

平心選舉。以

是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

於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

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

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

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

為子偽翻。

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

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

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難

乃且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

見六十三卷。建安三年。降戶江翻。

又討擊袁術。

使窮沮而死。

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沮在呂翻。

擢破袁紹。

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

梟其二子。

見六十四卷。十年。斬尙見。

復定劉表。

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

遂平天下。身為宰

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

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

上載以神紀志  
遷有東典  
三都

治要無  
已字

要書治  
儀無有

案目錄  
十二月  
辛丑朔



言有不遜之志言其將篡也每用耿耿耿古幸翻毛公曰耿耿猶傲傲也又憂也故為

諸君陳道此言為于皆肝鬲之要也鬲也然欲孤便爾委捐

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

兵為人所禍離力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

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處昌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

江湖未靜謂孫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

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上時掌翻武平陽夏柘苦四縣皆屬陳魏夏音賈且以分損

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少詩沼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

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

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

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好呼分此二人各

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

業之謂資之土地聚此三人俱在疆場場音恐蛟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擊

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

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

敗憂在腹心謂操以赤壁之敗或欲因其敗而圖之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

也相事謂相與從事於戰攻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

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蹙子北方可圖

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還

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

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復扶又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

寓有似養虎言養虎將自遺患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古肝

魏武時

綱目時

下同



據水經注

且翻曉也。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

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巴陵郡。今岳州也。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于蕪湖。

蕪湖縣屬丹陽郡。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

為于偽翻。長知兩翻。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妻七細翻。初瑜見友于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

長知兩翻。數所角翻。折而設翻。下選稼翻。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酒不澆為醇。醪。滓汁酒。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為孫劉爭。荆州本考異曰。肅傳曰。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乃分豫章為番陽郡。何翻。分長方作書。落筆於地。恐操不至。于是今不取。

沙。為漢昌郡。

郡陽今慈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至。在唐岳州。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

復扶。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水經。江水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當塗猶言。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治直之翻。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

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鰲山口。即耒陽縣。耒。盧對翻。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遺于季翻。處。昌呂翻。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功曹從事。主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衆事。州牧則改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社佑曰。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史居中治曹主選用。功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

善譚者。劇論當世事也。譚與談通。

通鑑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同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于諸葛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初蒼梧士燮為交阯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

亂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黼領九真太守黼胡悔翻武領南海

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

尊無上天下殺亂燮據偏州人但知威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蠻

朝廷遣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好呼

著陟略翻帕莫白翻項安世家說頭巾一名幘音隔一名帕陸游曰

猶今言幘頭韓文公云以紅縠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縠蒙頭讀道書

甚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區烏疾翻姓

據史自賈琮以前皆為交阯刺史未得為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為

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阯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阯太守共表立為

太守漢有交阯太守賴先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

璽書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巨與恭

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為

交州刺史姓譙晉有步騭食采于步因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

外附內違驚誘而斬之誘音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

入質質音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

副漢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而已未嘗置三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

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淵之族操所自出也

將軍故以護軍為名倉曹屬高柔諫曰公府倉曹主倉大兵西出韓遂

馬超疑為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

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操舍關中而遠征張魯伐魏取虞之

然後加兵耳之執以速其反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

玩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潼關在弘農華陰縣水經註曰河

關晉所謂桃林之塞秦所謂楊華是也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晉百官志曰四

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將軍也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

通鑑卷之六十六

吳志士燮傳相失下無

吳志士燮傳相失下無



軍程昱參不軍事沈約曰舊武將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

門下督督將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姓譜齊有國

又鄭七穆子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將即亮議者多言關西兵

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

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在我而不在敵故可以制勝此未八

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

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西即唐之

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

兵渡蒲阪津為軍先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按武帝紀潛遣二將渡蒲阪皆太

祖之謀而晃傳云皆晃之策蓋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

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斷丁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

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中

仲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

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

等退拒渭口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操乃多設疑兵潛

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

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

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

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數所角翻挑徒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

賈翻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遂與樊稠

曉也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交馬語而

得以斃稠與曹操交馬語乃以自斃然後知遂之所以遇不及軍事但說京

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重直操笑謂之曰爾

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

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黠

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二者皆所以離之也考異曰許褚傳曰太

祖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曰公有虎侯者在操

漢部御覽兵

公上疑

故倒舊

武帝紀

下同







蜀志下  
州下  
中州  
陽國  
網日  
事本  
皆同

後漢書  
禮待  
待國  
同此  
獨取  
治要  
字有

曹公之深讎也使疏吏翻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

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

據裴松之註龐羲免璋諸子於謂其意欲不得豫州則敵攻

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

簿巴西黃權諫曰譙周巴記曰劉璋分巴郡墊江巴上為巴西郡劉左將軍有驍名曹操表

將軍故稱之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

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

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廣漢縣屬廣漢郡長知兩翻從事廣漢王

累自倒懸于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灋正至荆州陰獻策於劉

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別駕州之上佐故曰

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考異曰韋曜吳書曰備前見張松

於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備表權為車騎將軍故以稱之北有曹

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

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言水火者以其性相反也操以急

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譎古穴翻每與操反事乃可

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尙書仲虺之言逆取順守前書陸賈曰湯武古

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

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

留營司馬掌留營軍事也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上時掌翻遣舟

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

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遺于季翻

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

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

庚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墊音疊涪音浮賢曰涪縣故城今綿州城墊江縣唐之合州璋率步騎三萬餘

璋率步騎三萬餘

璋率步騎三萬餘

璋率步騎三萬餘

璋率步騎三萬餘

璋率步騎三萬餘

璋率步騎三萬餘

璋率步騎三萬餘



先主傳  
此大事  
也

人車乘帳幔乘繩證翻幔莫半翻幕也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灤正白備。便

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卒讀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

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

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

領益州牧。晉百官志曰：四鎮通於柔遠。謂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將軍也。所將吏士更相之適。之往也。更

工衡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

軍。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備并軍三萬餘

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葭萌縣屬廣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

益昌縣。應劭曰：葭音家。師古曰：萌音氓。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先主改曰漢壽。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

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如蕭何故事。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

官將不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據林傳。時為五官將。功曹。北方吏民樂安厭亂

魏志程  
昱傳注  
伯下有  
等字

樂音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

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謂留守輕動遠舉。雖克不武。

乃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

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降戶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

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

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

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

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以勸丕不

昌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國淵

留事上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

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

耻之。操大悅。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騰請見上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螟。馬超等餘眾屯藍田。夏

案目錄  
五月  
癸未



南宜鄭  
二補河  
字上

錢大昕  
攷異云  
案東漢  
王莽以  
建安五  
年同魏  
受嗣魏  
子孫始  
除不始  
別除不  
子孫始

高北海  
郡部州  
後漢書  
林權都  
前年

侯淵擊平之。郟賊梁興郟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省師古曰郟音敷寇略馮翊。諸縣恐懼

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

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降戶江下同宣諭威

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治直之翻募民

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

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

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

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長知兩翻興等懼。將餘眾聚郟城。操使

夏侯淵助渾討之。遂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弟也。鄭泰見用于董卓而欲圖卓者也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

為東海王。時許靖在蜀聞立諸王曰將欲翁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濟子禮翻初張紘以秣

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

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秣陵屬丹陽郡本金陵也秦始皇改孫權改曰

建業。後晉愍帝諱改曰建康。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金陵志。石頭城去臺城九

里。南合秦淮水。張舜民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

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陸游曰。龍灣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縹緲如垣

墻。清涼寺距石頭里餘。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宋白曰。晉平吳分為二邑。自淮水南

為秣陵。北為建業。江表傳。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昔

秦始皇東巡。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

處所具存。宜為都邑。獻帝春秋。又載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

軍。當移據之。又據晉書。郝隆傳。隆為揚州刺史。鎮秣陵。齊王冏檄令赴討。趙王倫。隆停

檄不下。時王邃鎮石頭。隆軍西赴。邃者甚眾。隆遣從事于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奉邃

攻殺隆。則石頭在牛渚。西詳考是事。秣陵軍將赴。邃欲自牛渚。而西勤王也。石頭自在

牛渚。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說輸內翻。賢曰。濡須水名

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孫權夾水立塢。狀如偃月。杜佑曰。濡須水在歷陽西南百八十

里。余據濡須水出巢湖。在今無為軍北二十五里。濡須塢在今巢縣東南四十里。

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處昌呂翻下同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樂音洛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重直用翻乃與列侯諸將議。



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賢曰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

曰朱后五日納陛六曰虎黃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拒鬯謂之九錫錫子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

策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朝直秉忠貞之誠守

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記檀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姑息不宜如此操

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勞力因輒留彧以待中

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輒言專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

春飲藥而卒或傳云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考異曰陳志彧傳曰以憂薨范書或傳曰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孫盛魏氏春秋亦同按或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蓋闕疑也今不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為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彧行義修整而

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行下孟翻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

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

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論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

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曰赤也東帶立于朝可使與賓

或傳以字下十九

陸本有字下

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

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貢曰管仲

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

而莫之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齊桓之行

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行下孟翻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

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

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

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

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

能以弱為彊化亂為治治直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

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

之先矣復扶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

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

漢書卷之六十五 荀彧傳 荀彧字若水 潁川人 少與 曹操 相善 操 起 義 舉 彧 為 參 謀 謀 助 操 破 袁 紹 於 官 渡 操 拜 彧 為 議 郎 中 操 薨 彧 奉 遺 詔 奉 安 天子 於 許 昌 彧 為 尚 書 令 彧 為 人 清 廉 不 受 俸 錢 操 嘗 問 彧 曰 卿 之 為 人 也 必 有 所 長 彧 曰 臣 惟 知 忠 而已 操 曰 卿 之 為 人 也 必 有 所 長 彧 曰 臣 惟 知 忠 而已 操 曰 卿 之 為 人 也 必 有 所 長 彧 曰 臣 惟 知 忠 而已



代。譬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  
子稱文勝質則史。見論語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  
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  
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  
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

晉天文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太微南。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謂者。謂者。東北三星曰。

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孛。滯內翻。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于備曰。

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  
軍卒至。卒讀曰猝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  
兵。據守關頭。即白水關頭也聞數有戢諫璋。數所便發遣將軍還荆州。

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  
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  
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還白帝。白帝即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

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

沈持林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  
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  
則曹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州界謂益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  
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  
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瘁秦醉翻而積財吝  
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  
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  
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復扶又翻備大怒。召  
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責其無客主之禮也勒兵徑至關  
頭。并其兵。進據涪城。此用龐統之中計也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  
西營。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



孫權傳  
無如字  
注上有

通鑑卷之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賤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語牛孫

權不欺孤。乃徹軍還。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十四州。司豫

揚益梁雍并幽交也。復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農。河南。入豫州。交州并

入荆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夏四月。曹操至鄴。初。曹

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畧。欲徙令近內。近其以問揚州

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

賊亦不敢鈔。事見六十二卷。建安五年。燕縣白馬縣皆屬東郡。燕春秋之今

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

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樂音懼必

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鄆春廣陵戶十餘萬

皆東渡江。鄆春縣本屬江夏郡。沉約曰。吳立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

有皖城。皖縣屬廬江郡。實曰。今舒州濟後奉使詣鄴。使疏操迎見大

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丹陽郡已屬孫

也。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

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

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毛萇曰。赤舄。人君之盛履也。釋舄。復

三等。赤舄。為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衆曰

佾之數。天子八。諸侯六。杜預曰。八佾。八八。六佾。六六。三六。六人。服虔曰。天子

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傅隆曰。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

絳。此樂以八人為列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

一。彤弓一。彤矢百。琫弓十。琫矢千。琫與盧同。黑色也。拒鬯一。直珪瓚副

焉。大雨水。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

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重直野穀是

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梓潼縣屬廣漢郡。漢武

梓林。而枕潼水為名。建安二十二年。劉備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五婦山。馳水所出

五本係起引大五  
通鑑月紀七居獻月水行漢  
從之鑑下在月注帝注係志

通鑑卷之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五十八



志以西南

法正傳 華陽國志 此法正傳 華陽國志 此法正傳

字同二 下同二 字同二 下同二

蜀志 驍騎將軍 驍騎將軍 驍騎將軍

通鑑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墊江注云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微外梓潼水即五婦水也同入于墊江即所謂內水也其倉廩野穀一皆

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

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惡鳥路翻以問法正

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

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

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縣竹瓚姑回翻又胡隈翻冷苞杏翻姓也按本或作冷冷音魯經翻縣竹縣屬廣漢郡唐屬漢

州九域志在州懿詣軍降降戶江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

觀督縣竹諸軍復扶又翻下同夏嚴觀亦率其眾降於備備軍益

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雒縣屬廣漢郡

雒水所出唐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鴈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鴈故名為鴈橋

軍敗任死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魏公操納三女為貴

人自此以後曹操不書姓而冠以國操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

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

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隴西

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為永陽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

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冀縣屬漢陽郡郡及涼州刺史治焉超盡兼

隴右之眾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復扶凡萬餘人攻冀城

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

侯淵夏侯淵時屯長安外圍數重重直龍翻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

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隴右在西

東方東故曰溫向城大呼曰呼火故翻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

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誘音

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

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降戶江翻楊阜號哭諫曰阜等

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號戶刀翻為

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

通鑑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

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

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也。阜外兄天水姜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

悲甚。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

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

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

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

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

阜與叙進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

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

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

兵敗。遂南奔張魯。

帝紀十八年。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十九年正月。趙

通鑑卷六十六

御覽兵部

音注錯

魏志楊阜傳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考異曰。楊阜傳云。十七年九月。武

通鑑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十五



等討超。超奔漢中。按姜叙九月起兵。超即應出討。超出關。等即應。魯以超為都

講祭酒。魯為五斗米道。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衆。欲

妻之以女。妻七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焉於

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冬十

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涼

名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魏置五曹尚書。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王粲。杜

襲。衛覬。和洽。為侍中。自是以後。侍中。遂鍾繇為大理。大理。漢廷王

修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漢光陳羣

為御史中丞。時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以中丞為御史臺主。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

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儼察之行。儼。吉了翻。然。時人皆服其清

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渙獨否。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

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臚。陵。如翻。御史中丞能申

其父之論乎。陳羣父紀為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

增加於答。事見十五卷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

重者也。名輕則易犯。易以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

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

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下。遐。稼。翻。刑

穴。隙。踰者夫三千之屬。周穆王作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

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

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

生。足以相質矣。質。易今以答死之灋。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

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

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通鑑卷第六十六

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